

# 古文研究

宏甫題

第五輯

乙卯王今多修人  
有東或五匠化  
易介甘夢井曆房  
得三向自出止會  
以教倫國博來德  
形三古德王大祝  
形豐十二月昭星

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 
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 編

# 古文字研究

第五輯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 
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  
藏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古文字研究. 第五輯/中國古文字研究會, 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. -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1. 1 (2005 重印)

ISBN 7-101-04682-7

I. 古… II. ①中…②中… III. 漢字-古文字學-文集  
IV. H121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050474 號

古 文 字 研 究

(第 五 輯)

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編  
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

\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 @ 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\*

787×1092 毫米 1/16·20 $\frac{1}{4}$  印張·

1981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數: 5021-7020 冊 定價: 66.00 元

ISBN 7-101-04682-7/H·238

## 重印說明

一九七八年十一月，中國古文字學界在吉林大學召開了第一次古文字學術討論會。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，並將提交會議的論文結集，編爲《古文字研究》，由中華書局出版。一九七九年八月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輯正式面世。二十多年以來，古文字研究事業飛速發展，作爲這一學科的專業學術集刊，《古文字研究》也已經累計編輯出版了二十五輯，發表了大量優秀的研究文章，爲繁榮學術作出了貢獻。

目前，早期出版的《古文字研究》早已售罄。爲了滿足廣大專業讀者的需求，我們先將一九八六年之前出版的第一輯至第十五輯按原版重印，特此說明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二〇〇五年五月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稽盤銘文十二解（于省吾）                 | 一   |
| 牆盤銘文補釋（趙誠）                   | 一七  |
| 哀成叔鼎釋文（張政烺）                  | 二七  |
| 對早期銅器銘文的幾點看法（林雲）             | 三五  |
| 試論銅器銘文形式上的時代標記（張振林）          | 四九  |
| 韓鍾鐃鎗考釋（張頌）                   | 八九  |
| 徽氏家族銅器群年代初探（伍士謙）             | 九七  |
| 兩周金文數字合文初探（楊五銘）              | 一三九 |
| 周厲王所作祭器款蓋考——兼論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（張亞初） | 一五一 |
| 金文韻讀續輯（一）（陳世輝）               | 一六九 |
| 保貞銘文滙釋（孫稚維）                  | 一九一 |
| 《石刻篆文編》字說（二十七則）（商承祚）         | 二二一 |
| 中山君譽考略（饒宗頤）                  | 二二五 |
| 戰國楚帛書文字考證（陳邦懷）               | 二三三 |
| 近百年來對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展（羅福頤）         | 二四三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古璽考釋(于豪亮)               | 二五五 |
| 繆篆研究(馬國權)               | 二六一 |
| 侯馬盟書疑難字考(李祐民)           | 二九一 |
| 楚月名初探——兼談固墓竹簡的年代問題(曾憲通) | 三〇三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新出簡牘文書(一)(郭沫若) | 一六 |
| 金文斷代(一)(郭沫若)   | 一六 |
| 周金文(一)(郭沫若) 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二)(郭沫若) 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三)(郭沫若) 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四)(郭沫若) 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五)(郭沫若) 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六)(郭沫若) 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七)(郭沫若) 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八)(郭沫若) 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九)(郭沫若) 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十)(郭沫若) 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十一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十二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十三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十四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十五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十六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十七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十八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十九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二十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二十一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二十二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二十三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二十四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二十五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二十六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二十七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二十八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二十九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三十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三十一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三十二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三十三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三十四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三十五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三十六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三十七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三十八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三十九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四十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四十一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四十二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四十三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四十四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四十五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四十六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四十七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四十八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四十九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五十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五十一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五十二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五十三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五十四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五十五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五十六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五十七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五十八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五十九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六十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六十一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六十二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六十三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六十四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六十五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六十六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六十七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六十八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六十九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七十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七十一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七十二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七十三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七十四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七十五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七十六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七十七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七十八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七十九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八十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八十一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八十二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八十三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八十四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八十五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八十六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八十七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八十八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八十九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九十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九十一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九十二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九十三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九十四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九十五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九十六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九十七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九十八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九十九)(郭沫若)  | 一五 |
| 周金文(一百)(郭沫若)   | 一五 |

目

錄

## 牆盤銘文十二解

于省吾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，陝西省扶風縣白家村南，發現了一處窖藏的西周青銅器，共一百零三件，有銘文的七十四件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件為牆盤，銘文在盤的内部，長達二百八十四字，分為左右兩段，每段九行，共十八行。銘文既概括地敘述了文王成康（即一昭）穆以及當時在位的懿（恭）王的業績，又概括地敘述了微族數世傳家的事迹。其中有些記載可以補充史籍的不足。全銘文層次的井然有條，措詞的精練簡要，以及韻文與散文互見，較諸《尚書》中的三盤五誥，已經有所發展和提高。至于銘文行款的縱橫整齊，篆書的遒欽挺秀，也為一般金文所不逮。這就不僅反映出當時的文學造詣，而且也反映出當時勞動人民陶鑄技能的高度水平。我于一九七九年四月間，在陝西省周原文管所陳列室，見到牆盤，盤形頗大，內外並無銹蝕，黝然光澤，俗語叫作「黑漆古」。欣賞國寶，至為愉快。

一九七八年第三期《文物》刊登了唐蘭同志的《畧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羣的重要意義——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》，裘錫圭同志的《史牆盤銘解釋》。又一九七八年《考古學報》第二期刊登了徐中舒同志的《西周牆盤銘文箋釋》，李學勤同志的《論史牆盤及其意義》。以上四篇論文，我已讀過，受到啟發。但我也有些不同的意見，以下分條予以詮釋，提供讀者們作為參考。此外，盤銘中還存在着不少問題，有待解決。至于本文中擇引以上四家的解說，均見上述兩種刊物，不復注明。

### 一 審聖成王

唐蘭同志引《爾雅·釋詁》訓憲為法。并釋作「有法度的聰明的成王」。徐中舒

同志謂：「政令教令皆公佈之，是為憲。」李學勤同志謂：「憲即憲，」《說文》敏也。與聖字義近。兩字均見《諡（應作「謚」）法》。按以上諸說皆不足據。

富為憲之初文，秦公鐘（近年來寶雞縣出土）作憲，乃後起字。《詩·板》的「無然憲憲」，毛傳謂「憲憲猶欣欣也」。憲與欣雙聲（并屬「曉母三等」）。又元、諄通諧，故通用。《說文》：「欣，喜笑也，从欠斤聲。」又《說文》：「忻，闡（開）也，从心斤聲。司馬法曰，善者忻民之善，閉民之惡。」段注訓為「忻謂心之開發」。《小爾雅·廣詁》訓開為達。按開發與開達即開朗之義。欣乃忻的後起字，《說文》誤分為二字。晚周古鈐的「峯忝」，忝字作𠂔，即古忻字。《詩·假樂》序謂「嘉成王也」。《假樂》的「顯顯令德」，齊詩作「憲憲令德」。憲憲應讀為忻忻，乃形容開朗之義。井人鐘的「妄憲憲聖趨」，應讀作「妄忻忻聖爽」。《書·多方》的「惟聖罔念作狂」，孔疏謂「聖者上智之名」；《詩·凱風》毛傳的「叡作聖」，孔疏謂「聖者通智之名」。師聖鼎的「王用弗諍（忘）聖人之後」，王稱其先考為「聖人」，這和後世特殊尊稱的「聖人」，判然有別。《說文》訓爽為明，爽訓明典籍習見。井人鐘的「妄忻忻聖爽」，應訓為「妄開朗聖智爽明」。這和癸鐘的「夙夕聖趨（爽）」，均以「聖爽」自稱相同。牆盤為龔王時器，較早于井人鐘。銘文的「憲聖成王」，應讀作「忻聖成王」，這是以開朗聖智頌揚成王。基于以上的論證，則妄人鐘的「忻忻聖爽」，乃本銘文「忻聖」的演化語。

## 二 宏魯邵王

唐蘭同志謂：「宏偉的厚重的昭王。」裘錫圭同志謂：「宏魯大概是宏大樸實的。」徐中舒同志謂：「宏魯之義為宏大，為壯大，蓋言昭王年富力強，正當壯盛意思。」

之年。李學勤同志謂：「宐，讀為弘，大。金文常見魯休，魯的意義應近于休，解釋作美。」按以上各家謂宐即宏或弘，訓大，這是對的。至于各家對於魯字的解說，均非達詁。

魯與旅、嘉古通用。《說文》：「裘，古文旅，古文以為魯衛之魯。」《史記·周本紀》的「魯天子之命」，書序作「旅天子之命」，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作「嘉天子命」。魯、旅之與嘉互作，為魚、歌通諧。我在《尚書新證·召誥》的「旅王若公」，已讀旅為魯通嘉。《爾雅·釋詁》訓嘉為善，嘉之訓善，典籍習見。甲骨文的魯字常見，例如：「王唯征商允魯。」（佚六九三）「允魯」為驗詞，是信乎嘉善之義。又：「黍田年魯。」（乙七七八一）又：「婦姘魯于黍年。」（佚五三一）均指年成的嘉善言之。本諸上述，則「宐魯邵王」，是以宏偉嘉善頌揚邵王。

### 三 佳寘南行

唐蘭同志謂：「寘从卪，未詳。此讀為狩。」裘錫圭同志謂：「寘、貫音近，唯寘南行的寘也應讀為貫。」徐中舒同志謂：「寘，說文以為院字，此當借為患，寘院患古寒韻字，故得相通。」李學勤同志謂：「寘讀為狩。」按各家之說都不可據。裘同志釋寘可從，但讀為貫，也誤。

寘字，拓本照片作，故唐、李二同志均誤釋為狩。我在陝西省周原文管所陳列室見到牆盤原器，特單拓一个寘字，作，較照片為清楚。《說文》：「寘，周垣也，从山與聲。院，或从阜完聲。」按寘與與古通用，金文从山與否每無別。例如：親也作親，殷也作殷，龍也作龍，是其證。《說文》與字作，并謂：「與，取與也，一曰大也。从収賁省聲。」按許氏以為「从収賁省聲」，殊誤。自來《說文》學家也

均不得其解。與字，周代金文師寘父簋的「寘」字从與作與，史寘簋的「寘」字从與作與，均應从與作聲。《說文》：「與，引也，从反攴。攴（攴），與或从手攴（攴）按从「大」為隸變（聲（普班切））。按早期金文小臣氏彝的「攴」字作與，从林作聲。彝為攴之初文，較晚則變作攴。《金文編》謂攴字為「省攴」，失之。總之，與字本从與聲。與之从與聲，猶彝之从與聲，其例正同。

《說文》謂與字「一曰大也」。《說文》無煥字，煥為與的後起字。《漢書·韋玄成傳》的「惟懿惟與」，顏注謂「與，盛也」。《禮記·檀弓》的「美哉與焉」，鄭注謂「與言眾多」。又《詩·漆洧》的「漆與洧方渙渙兮」，毛傳謂「渙渙，盛也」。按以其就水言之，故渙字从水。總之，與之訓大、訓盛、訓眾多，意義相涵。

《初學記》卷七引《古本竹書紀年》：「周昭王十六年，伐楚荆，涉漢，遇大兕。」又：「周昭王十九年，天大暘，雉兔皆震，喪六師于漢。」銘文的「邵王廣敝楚荆（荆）」，陳世輝同志讀「敝」為「懲」，又引《詩》「荆舒是懲」為證，其說甚是。至于銘文的「佳與南行」，是形容邵王統帥六師以南征，其士卒眾多，規模盛壯，是可想而知的。但銘文意在隱惡揚善，故止炫耀其出征的盛況，而諱言其「沒于水中而崩」（見《史記·周本紀》正義）。

#### 四 繹寧天子

唐蘭同志謂繹即繹字，訓繹為繼，並謂「繼續安定了現在天子」。裘錫圭同志謂金文有繹字，「較繹為早」。金文「諸繹字讀為申，文義似頗妥帖」。徐中舒同志謂「繹从東聲，當讀為董」。又訓董為正，訓寧為安。李學勤同志謂繹「讀為繹」，訓繹為繼續，訓寧為安寧。又謂「繹寧天子，係天子繹寧的倒文」。按以上諸說，均

有失于本義。

銘文除文王外，在武王成王康王邵王穆王之上，均冠以簡要的二字詞例，作為總的贊頌。然後再用一、二句或三、四句話，以闡揚他們的業績。此段銘文和銘文末尾對當時在位的「龔王」（見克鼎、趙曹鼎。典籍作「共王」或「恭王」）稱之為「天子」者凡五見，這和以上均稱為「王」者顯然有別。或以為「天子」指穆王言之，殊誤。按《國語·魯語》：「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。」韋注：「庇，覆也。恭王是周昭王之孫。昭王南征而不反，穆王欲肆其心，皆有闕失，言恭王能庇覆，故為恭也。」又《國語·周語》：「（恭）王滅密。」可見統治階級的恭王有一定的業績。但本銘文在闡揚他的業績時，更突出地說到許多方面，長達五十多字，未免過份誇張。這也是由于作器的史牆屬於外族，恐被歧視，故極頌揚之能事。這不過是企圖邀寵，以保持他的祿位而已。至于「龔寧天子」的「龔」字，晚期金文和《說文》都作「鍾」。《說文》訓「鍾」為「增益」，段注：「經傳統段重為之。」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凡重疊重複字，經傳皆以重為之。」《荀子·致士》：「重明退姦。」楊注：「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。」《禮記·緇衣》引《詩》：「於緝熙敬止。」鄭注：「緝、熙皆明也。」班固《東都賦》：「至乎永平之際，重熙而累洽。」重熙乃明上加明之意。依據上述，則「重明」、「重熙」和銘文的「龔寧」，應讀作「重寧」，詞例相同。這是說，穆王時已經安寧，而龔王時更加安寧，故曰「重寧」。這是史牆積極頌揚的本意。如果訓「龔寧」為「繼續安定」，在語意輕重上迥然不同。

#### 五 天子圖食文武長刺

唐蘭同志謂：「據下文寫作寓，則圖即金文寘字，《說文》作𠄎，𠄎匝，遍也。」

古多借用周字。<sup>1</sup>裘錫圭同志引楊樹達說，讀圖為恪。李學勤同志也引楊樹達說，并謂：「毛公鼎圖夙夕敬念王畏不賜，首字楊樹達讀為恪，是正確的，其文例同于梁其鐘虔夙夕辟天子。」徐中舒同志謂：「圖从彖聲，當讀為撰，」《論語·先進》：「異乎三子者之撰，」《釋文》：「撰鄭作撰，讀曰詮，詮之言善也，彖撰善三字古同為寒韻字，故从彖之圖得有善義。」按唐說和徐說展轉為訓，未免費解。楊樹達謂圖「益審之假音字」，「經傳通恪」，并引《說文》訓恪為敬（《積微居金文說》三十頁）。按果如楊說，則毛公鼎的「恪夙夕敬念王威不賜」，恪也訓敬，如何能講得通？至于各家謂《說文》「舛字」，《玉篇》古文作𠂔，通𠂔，訓為繼續，則是對的。

《說文》：「狝，从豸舟聲（下格切）。」按狝字之所以从舟聲，自許氏以迄近來的文字學家，均不得其解。其實，甲骨文的凡、般、舟、皿等字，有時互作無別，例如「般（盤）庚」二字合文的「般」字，省作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者習見，乃是「凡」或「凡」字的變形，余另有說。因此可知，狝从凡聲才合乎音讀。《說文》：「貉，北方豸種，从豸各聲（莫白切）。」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并謂狝同貉。《說文》無貉字。典籍中的貉字多作貉。依據上述，則狝字本从凡（般）聲，它和（莫白切）之貉與貉，聲、韻并相通。《說文》：「貉，似狐，善睡獸也。」《詩·七月》：「一之日于貉，取彼狐狸，為公子裘。」按衛鼎有「商（賞）圖裘」之語，這不僅證明了圖之即貉，也證明了貉為狐類，與貉通用。總之，狝、貉、貉、貉三字音讀相通，典籍中的貉與貉多作貉。現在專就貉字的音與訓加以闡述，然後再解釋銘文的「圖舛」。

貉字應讀為勉，貉與勉雙聲。《周禮·肆師》的「祭表貉」，鄭注謂「貉，讀十百之百」。《左傳》僖二十八年的「距躍三百，曲踊三百」，杜注：「距躍，超越也，

曲踊，跳踊也。百猶勵也。《釋文》：「百音陌。勵音邁。」孔疏：「訓勵為勉，言每跳皆勉力為之。」按「三百」之「三」，指屢次言之，并不限于三次（詳汪中《述學·釋三九》）又勵从厲聲，全文萬字作邁或厲者常見，均應讀如邁。《詩·皇矣》的「猶其德音」，毛傳訓猶為靜，乖于本義。猶从百聲，應讀為勉。是說有德音令（訓善）譽，應該有所勉勵。又「猶其德音」之「猶」，韓詩作「莫」，《說文》莫作懞，訓勉。以上只是論證猶、百、莫、懞等字均應讀為勉，訓為勉勵。至于典籍中「勉勉」，也是勉（後起字）勵之義，其作「侔莫」、「茂勉」、「懞漠」、「密勿」、「蠹沒」……習見繁出。都是義隨音轉，本無定字。因此可知，全文常見的圖字應讀為猶，訓為勉勵。毛公鼎的「猶夙夕（夜）敬念王畏（讀威）不賜（易）」，是說夙夜勉勵，敬念王威而不變易。全文的圖字也作鍾，《說文》訓鍾「增益」，增益與繼續之義訓本相因。金文的「圖圖」二字屢見，毛公鼎的「圖圖大命」承上句的「仰即皇天」為言，則「大命」指的是「天命」。這是說，繼續勉勵以奉天命。弔向簋的「用圖圖奠保我邦我家」，是說，用以繼續勉勵奠定保衛我邦我家。然則，圖之讀猶，訓為勉勵，音義無不適合。總之，銘文的「圖圖文武長刺（烈）」，餐即饋，通饋，訓為繼續，已詳前文。這是說，虢王能夠勉勵繼承文王和武王的長遠功烈。

#### 六 方繇亡不夙見

夙字，唐蘭同志「讀為揚」。裘錫圭同志謂「似可讀為械」，并引《爾雅·釋言》「訓械為急。徐中舒同志謂夙當為獻之本字」。李學勤同志謂「夙，《說文》讀若蹀，此處讀為果」。并引《孟子》注訓果為侍。按以上諸說都非確詁。

《說文》：「夙，擊蹀也，从夙从戈，讀若蹀。」按《說文》凡言某字讀若某，

下一某字不僅擬其音，也往往用其字以為假借。例如：「說文」：「𡳿（𡳿）讀若調」，甲骨文則用𡳿而以為調雨（詳《甲骨文釋林·釋𡳿雨》）；「說文」：「𡳿讀若介」，典籍則借介以為𡳿；「說文」：「𡳿讀若鳩」，典籍則借鳩以為𡳿；「說文」：「𡳿讀若豪」，典籍則借豪以為𡳿；「說文」：「𡳿讀若創」，典籍則借創以為𡳿。這樣例子不煩再舉。因此可知，「說文」：「𡳿讀若𡳿」，當然也可以借𡳿以為𡳿。「說文」：「𡳿，足蹠也，以足果聲。」段注：「按蹠者，人足左右骨隆然圓者也。」《禮記·深衣》的「負繩及蹠以應直」，鄭注：「蹠，跟也。」《急就篇》的「蹠蹠跟蹠相近聚」，顏注：「足後曰跟，亦謂之蹠。」按對文則殊，故蹠、跟有別；散文則通，故蹠也訓跟。《左傳》：昭二十四年的「吳蹠楚」，杜注：「蹠，蹠楚蹠跡。」《莊子·德充符》的「魯有巫者叔山無趾，蹠見仲尼」，郭注：「蹠，頻也。」《楚辭·離騷》的「忽奔走以先後兮，及前王之蹠武」，王注：「蹠，繼也。武，迹也。」又典籍中蹠之訓為迹（一作動詞用），為接，為至者常見，義訓展轉關通，不煩備列。總之，人之相見，一人頻見和多數人繼續以見，均可謂之「蹠見」。基于以上的論述，則銘文的「方𡳿（𡳿）亡（無）不𡳿見」，𡳿之讀為蹠訓為蹠，例證具備。銘文是說，方𡳿無不接蹠來見，語義是調適的。

# 七 軍武王既𡳿殷

唐蘭同志謂「𡳿讀為斬」，「斬，伐也」。徐中舒同志謂「𡳿同灾，傷也」。李學勤同志引正始石經捷字古文作𡳿為證，釋𡳿為捷，「捷殷，意即克商」。按以上三說，均無當于本義。

甲骨文在征伐時言𡳿者習見繁出，今擇錄數條于下，并畧加詮釋。

- (一) 乙卯卜，爭貞，召戡瞿。王固曰，吉，戡（乙五三九五）。
- (二) 其乎戡，御（禦）羗方于義助，戡羗方，不喪眾（京都二一四二）。
- (三) 貞，獵伐棘（曹），其戡（後上一五·一五）。
- (四) 壬戌卜，伐需，戡。□月（京津一三二五）。
- (五) □申弗戡周。十二月（鐵二六·一）。

甲骨文于征伐言戡，舊均不得其解。《說文》：「戡，傷也。从戈才聲。」按戡訓傷，傷與「失敗」之「敗」義訓相因。《呂氏春秋·君守》的「事耳目，深思慮之務敗矣」，高注訓敗為傷。《順民》的「內量吾國，不足以傷吳」（越王句踐語），《分職》的「此功名之所以傷」，高注并訓傷為敗。《淮南子·主術》的「故一舉而不當，終身傷」，高注訓傷為病為敗。以上是敗與傷互訓之證。前文所引第一條的「召戡瞿」，是說召打敗了瞿方。其稱「王固曰，吉，戡」，在王占視卜兆之後言「吉」又言「戡」，是說吉祥，能夠打敗瞿方。第二條的「戡羗方，不喪眾」，是說打敗羗方，並沒有喪失眾人。以下三條之言戡，也同前例。總之，甲骨文在貞卜征伐時而言戡，戡之訓為敗者常見。如果訓戡為斬、為災、為捷，無一可通。然則銘文的「寧（發語詞）武王既戡殷」，是說武王已經打敗了殷人。

#### 八 東乙祖遯匹辟遠猷（腹）心

唐蘭同志訓為「通達而惠愛」的乙祖，來配他的君長的遠大規畫，并以「遯心」二字屬于下句。裘錫圭同志從張政烺同志說，釋遯為遯，「讀為弼」（按張說見《文物》一九七六年一期《何尊銘文解釋補遺》，引郭沫若說謂「率假為弼」），「弼匹就是輔佐的意思」。徐中舒同志謂「遯同來」，「匹配也」，言出仕于周，為周王之匹配。

辟君也，指周王。又謂「猷與猶……當是一字，猶若也」。又謂「遠疏遠也，乙且殷人之後，與周關係疏遠，但他現在出仕于周，雖遠猶為周王的腹心」。李學勤同志從張政烺同志說，謂遠「讀為猷」。「本句意為輔猷其君」。「猷，用法與以字同」。又以「遠猷勗心子猷」為句。按以上各說頗有分歧，句逗與解釋，得失互見。

銘文的逯字作逯形，各家釋逯或釋遠，當以釋逯為是，金文萃字無从征者。逯同來，其从征，表示行動之義。長白盃的「逯」字作逯。單伯鐘的「逯匹先王」的「逯」字作逯，這不僅和本銘文的「逯」字構形相仿，而且和本銘文「逯匹辟」的詞例也相同。何尊的「昔在爾考公氏克逯玁王」，逯即來，典籍每訓「來」為「歸」或「依歸」。這是說從前爾考公氏能夠歸依文王。逯之從來，和金文萃字作來、來、來等形判然有別。至于本銘文的逯匹，唐蘭同志釋為來配是對的。但以「逯匹厥辟遠猷」為句，以「勗心」二字屬下句，并訓為「逯配他的君長的遠大規畫」。這不僅割裂詞句，也于本義不符。其實，典籍中匹字既訓配也訓偶，詩·文王有聲的「作豐伊匹」，毛傳訓匹為配；禮記·三年問的「失喪其羣匹」，鄭注訓匹為偶。匹配與匹偶都具有輔相協助之義。爾雅·釋詁訓猷為謀。銘文的「東（惠）發語詞」乙祖逯匹辟（厥）辟，遠猷腹心，是說惠乙祖逯輔助他的君長，謀猷深遠，成為君長親信的腹心臣僚。古文尚簡，依詞尋義，乃作出如上的詮釋。

# 九 害犀文考乙公

金文的「害犀」與「猷犀」互見。徐同柏謂：「舒左旁象兩舍相對形，右旁从夫，夫予音義相近，蓋舒之異文。」（《從古》十五·二十）。張孝達謂：「左夫右舍，當是舒字，右畔上从余，舍余古同聲。……左畔从夫者，舒从予聲，予夫同部聲近。」

(《攀古》一冊捨鼎)吳大澂謂「𪔐古舒字，从夫从舍」(《古籀補》二一)。郭沫若同志謂王孫鐘的𪔐辱，「音讀當如舒遲，意亦趁是」(《大系考釋》一六一)。唐蘭同志謂：「害辱王孫鐘作𪔐辱，應讀為藹萋。」裘錫圭同志謂：「舍辱」或疑當讀為胡夷，胡和夷都是古代常用的稱美之詞。徐中舒同志釋書為甫，「辱當釋為夷」。「甫大也，夷平易也，甫夷言其平易近人」。李學勤同志謂：「富辱，在本銘中讀為胡夷，兩字均見于《諡法》。按以上諸說，只有釋「𪔐辱」為「舒遲」是對的，但也佐證不足。其餘各說均背于本義。

銘文的辱字與遲通用，人所易知。現在專就害與舒通用這一問題加以闡發。

舊說均從《說文》害从「丰聲」。甲骨文的丰字作丰(詳《甲骨文釋林·釋丰》)，而害字金文作害、害、害等形。害字，甲骨文作害，金文作害(同上，《釋義》)，均不从丰。顯而易見，《說文》是錯誤的。其實，害字本从「余聲」。我舊藏東周時期三個石磬(《雙劍謗古器物圖錄》)，都刻有樂律名，其中一個刻有「古先」二字，即「姑洗」的初文。近年來湖北隨縣出土地的編鐘銘文，「姑洗」作「割𪔐」，(𪔐从聿，即《說文》的聿字，讀若津)即「古先」的異文，「古」與从害之「割」同屬「見」部。「魚部」。這是害字本从「余聲」的有力佐證(余另有《釋害、害》一文)。

至于金文的「害辱」也作「𪔐辱」，𪔐字本从害聲而又加「夫」以為音符。金文中的簠字習見，有的加「夫聲」作𪔐，有的加「五聲」作𪔐或𪔐。又金文簠字多作𪔐，从「𠂔」古聲，有的作𪔐，从竹夫聲(《說文》古文簠作𪔐，从「𠂔」夫聲)。總之，古文簠字既以害與夫、五、古四字互為音符，則害字本从余聲，又得到了有力的佐證。

《說文》：「舒，伸也，从舍从予，予亦聲。」按「予」乃「余」的後起字。